清代醫案名著《古今醫案按》有關瘟疫熱病治療的記錄及評析

Record and analysis on the treatment of pestilential febrile diseases in the famous medical case book “Commentaries on the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Medical Cases” of the Qing dynasty

徐大基 *XU Daji*

（香港中醫循證診療及康復中心 醫學博士）

[摘要] 《古今醫案按》是清乾隆年間著名醫家俞震的傳世代表作，是一部有重要影響的醫案專著。本文摘取《古今醫案按》一書中部分有關瘟疫及熱病的醫案，並按治法進行歸納總結。古人常用治法有補益脾胃、扶正祛邪，芳香避邪、逐穢辟疫，清熱解毒、通腑泄熱，甘溫壯水、補液療法等。本文還對古代流傳至今的普濟消毒飲等組方的始末及意義進行了評析。

[關鍵詞] 俞震；古今醫案按；醫案研究；瘟疫；熱病

《古今醫案按》是清乾隆年間著名醫家俞震的傳世代表作，是一部有重要影響的醫案專著。是繼明·江瓘《名醫類案》、清·魏之琇《續名醫類案》之後的又一部醫案學佳作。

「古」，是指從載於司馬遷《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古代第一部《診籍》開始選案。「今」，是截止於清朝中葉與俞氏同一時代的醫家葉天士等人的醫案。「按」是按語的意思。

該書醫案來源十分廣泛，內容廣博。凡古今名醫之具有代表性的醫案，均在收錄之列。全書選案1060餘則，附案40餘則。所載醫案中，取材於《名醫類案》者，約占三至四成，取材於其他醫家著作者，約占一二成。總體醫案數量不及《名醫類案》的一半，也不及《續名醫類案》的五分之一。全書共十卷，涉及科目有內、外、婦、兒各科病症一百六十多種。全書非一家之言，非一人之案，而是古代眾多大醫家醫案之薈萃，因此，讀一書可得多家之言[1]。

一年前，筆者應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邀請點評該書，該書點評版已經出版[2]。今擷取書中部分有關古代中醫治療熱病瘟疫的內容，並加簡單點評，以飨讀者。

1 補益脾胃、扶正祛邪

《古今醫案按》卷二《瘟疫》記載李東垣所述《內外傷辨惑論》撰著的背景原因時云：「李東垣曰：脾胃受勞役之疾，飲食又複失節，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飽食太甚，病乃大作。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饑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動經兩三月，胃氣虧乏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或發表，或攻下，致變結胸發黃，又以陷胸茵陳等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誤治而變似真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因以生平已試之效，著《內外傷辨論》一篇。」

俞震在其按語云：「此即大兵之後繼以大疫之謂也。觀此論而始曉然於勞役饑飽之病原，誠哉其為內傷矣。如是之疫，宜補不宜瀉，若達原飲白虎承氣，正犯東垣所呵責也。考其時是金天興元年，因蒙古兵退而改元耳。尋以疫後醫師僧道圍戶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民生其時，豈不苦極？若今太平之世，民皆安樂飽暖，縱有勞役，及飲食失節者，不過經營苦之輩，設不兼外感，亦不遽病。故大疫絕無，而恰合東垣內傷論者亦甚少。惟是飽暖思淫欲，真陰卻早內傷，則外感病中之虛症，反不少耳。」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 All Rights Reserved

大規模的戰爭，或嚴重自然災害，都會導致大量的生命死亡。死亡的人、動物和植物腐爛，造成環境污染，乾淨水源、食物的缺乏、住宿條件惡劣導致人身體虛弱，心理的恐慌、失去親人的悲痛等使機體抗病能力下降。而人們為躲避災難而聚集在有限的空間，也成為瘟疫產生和傳播的條件。因此說「大兵之後，必有大疫」。同樣，嚴重的自然災害，如地震、大颱風、海嘯等，也會造成同樣的後果。因此又有「大災之後，必有大疫」的說法。因此，俞震在其按語中對李東垣的診斷論述做了分析，認為戰爭之後，民不聊生，勞逸饑飽失常，脾胃大傷，決定了兵災之後所發生的瘟疫的治療，應該注重脾胃調養

2　芳香避邪、逐穢辟疫

《古今醫案按》記載：《衛生寶鑒》曰：總帥相公，年近七旬，南征過揚州，俘虜萬餘口，……置於左右。予曰：新虜之人，其驚憂之氣蓄於內，加以飲食失節，多致疾病，近之則邪氣傳染，為害最大，況年高氣弱，尤宜慎也。總帥不聽，至臘月班師，大雪，新虜人凍餒，皆病頭疼咳嗽，自利腹痛，多致死亡。正月至汴，相公因赴賀宴，痛飲數次，遂病。脈沉細而弦，三四動一止，現證與新虜人病無異，三日而卒。《內經》云：乘年之虛，遇月之空，失時之和，因而感邪，其氣至骨，可不畏哉！

震按：喻嘉言《疫病論》，引仲景平脈篇中寸口脈陰陽俱緊者一節，闡發奧理。謂清邪中上，從鼻而入於陽；濁邪中下，從口而入於陰。在陽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在陰則足膝逆冷，便溺妄出。大凡傷寒之邪，由外廓而入，故遞傳六經；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故直達三焦。三焦相溷，內外不通，致有口爛舌斷，聲嗢咽塞，癰膿下血，臍築湫痛等變。治法：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使邪不能入；若邪既入，則以逐穢為第一義。此與吳又可之論暗合，較之李、羅二家所述勞役憂驚凍餒致病者迥別。惟云因病致死，病氣屍氣，混合不正之氣，種種惡穢，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斯無人不病，是誠諸疫所同。然向來辟疫方法，或以雄黃塞鼻，或吃蒜頭燒酒，或於發中簪霹靂木，然有驗有不驗。相傳崇正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醫禱不及。後有外省人員到京，能識此病，看膝灣後有筋腫起，紫色無救，紅色速刺出血，可無患，人爭就看，死者已二十餘萬。

《衛生寶鑒》作者是羅天益。羅天益是李東垣的弟子。本案所記也敘述了元朝滅金的一段史實，羅當時為元隨軍軍醫，見證了一些過程。即西元1234年，蒙古兵終於將南遷至開封的金國滅掉，而大兵曾「南征過揚州」，俘虜萬餘口，其中多為無辜的「美色室女」，有的才剛剛成年，在被遷徙過程中，因「驚憂」、「飲食失節」及邪氣傳染，多致死亡，可見元人征服者的殘忍。另由於「感邪」，即使是征服者的元軍首領，也「三日而卒」，可見傳染病的危害之甚。

羅氏引《內經》「乘年之虛，遇月之空，失時之和」「三虛」理論來解釋疫病的發生。天人相應，疾病的發生與自然密切相關，如《素問·保命全形論》：「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對人的影響中，《內經》十分強調時間因素對人的影響，其中「三虛」是導致疾病發生的重要因素。「三虛」具體包括三個時間要素，《靈樞·歲露論》：「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三虛」是致病之外因，正氣強弱是決定發病與否的內在因素。當人處於「三虛」的時間狀態下，人之氣血隨之相應不足，腠理相應疏鬆，抵禦邪氣相應低下。除了瘟疫，其他如中惡、中風、真心痛、卒死諸疾，亦多是在以「三虛」為主因，正氣不足，並遭遇邪氣侵襲而致病。

俞氏按語引用喻嘉言疫病論，敘述溫疫的病因，傳入途徑，發病機制及表現症候等，並指這與李東垣、羅天益所說的「內傷」之疫的不同。並提出疫病的防治策略，即：「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使邪不能入；若邪既入，則以逐穢為第一義」。另外評價了古時辟疫的方法，如：向來辟疫方法，或以雄黃塞鼻，或吃蒜頭燒酒，或於發中簪霹靂木，然有驗有不驗。

3　清熱解毒、通腑泄熱

《古今醫案按》中《卷二·瘟疫》云：「壺仙翁治張文學，病時疫。他醫診其脈，兩手俱伏，曰：陽證見陰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PCMP All Rights Reserved

不治。欲用陽毒升麻湯升提之。壺曰：此風熱之極，火盛則伏，非陰脈也，升之則死矣。卒用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

此案錄自《名醫類案》，案中患者病時疫。本案病時疫，多見高熱等陽證，而見伏脈為陰，脈證不符。壺翁舍脈從證，施以連翹，及涼膈之劑，清泄上、中二焦之邪熱，使鬱於心肺胸膈之風熱消解。涼膈疑為涼膈散，出《和劑局方》，由山梔、黃芩、連翹、大黃、樸硝、薄荷、甘草等組成。

《古今醫案按》所錄醫案，涉及臨床各科。多屬典型案例，案中所用處方大多數屬於成方，包括經方與時方，其數量十分龐大，不僅包括仍廣泛應用至今的名方，其中尚有某些名方組方思路之闡述。

如《卷二·大頭瘟》所選的《李東垣治大頭瘟案》載：「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病，初覺憎寒壯熱體重，次傳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幹口燥，俗云大頭傷寒，染之多不救。張縣丞患此，醫以承氣湯加藍根下之，稍緩。翌日其病如故，下之又緩。終莫能愈，漸至危篤，請東垣視之。乃曰：身半以上，天之氣也。邪熱客於心肺之間，上攻頭面而為腫，以承氣瀉胃，是誅伐無過。殊不知適其病所為故。遂用芩、連各五錢，苦寒瀉心肺之火；元參二錢，連翹、板藍根、馬勃、鼠粘子各一錢，苦辛平，清火散腫消毒；僵蠶七分，清痰利膈；甘草二錢以緩之；桔梗三分以載之，則諸藥浮而不沉；升麻七分，升氣於右；柴胡五分，升氣於左，清陽升於高巔，則濁邪不得複居其位。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用人參二錢以補虛，再佐陳皮二錢以利其壅滯之氣，名普濟消毒飲。若大便秘者，加大黃共為細末。半用湯調，時時服之；半用蜜丸噙化。且施其方，全活甚眾。」此詳細記載了普濟消毒飲的組方思路和臨床具體應用，值得精讀細玩。

李東垣的普濟消毒飲是為治療具體病症所開出的臨證處方，卓有成效而流傳後世，這也讓後人充分理解到，許多流傳至今的療效卓越的經典名方大多數是古代醫家在臨證時擬就的具體處方，又在此後臨證中不斷完善，絕非在書齋裏閉門造車而成。

這些案例多出自古代名家之手，名家用藥，乃悉遵經典，所創處方也就成為傳世之名方。

《古今醫案按》 還詳細記錄了以瀉下療法，採用大黃療疫的資料。如《卷二·瘟疫》：「《輟耕錄》載元伯顏平宋後，搜取大黃數十車，滿載而去，班師過淮，俘掠之民，及降卒與北來大兵鹹病疫，以大黃療之，全活甚眾。宋元《通鑒》載作耶律楚材滅夏之事，則大黃洵治疫之妙品也。吳又可《瘟疫論》贊大黃為起死神丹，原非杜撰，然與東垣所論則迥別矣。要之兩家各有至理，惟明乎運氣，熟於脈證者，兩家之說俱可救人也。」這裏都記載了大黃被廣泛地應用於瘟疫之病。

4　甘溫壯水、補液療法

《古今醫案按》中《卷一·傷寒》：「張景岳曰：余在燕都，治一王生，患陰虛傷寒，年出三旬，而舌黑之甚，其芒刺乾裂，焦黑如炭，身熱便結，大渴喜冷，而脈則無力，神則昏沉。群醫謂陽證陰脈，必死無疑。餘察其形氣未脫，遂以甘溫壯水等藥，大劑進之以救其本，仍間用涼水以滋其標。……由是水藥並進，前後凡用人參、熟地輩各一二斤，附子、肉桂各數兩，冷水亦一二鬥，然後諸證漸退，飲食漸進，神氣俱複矣。」

此案為張景岳治傷寒重症之案。張景岳以「舌黑之甚，其芒刺乾裂，焦黑如炭」為辨證重要參考，先以大劑「甘溫壯水以救其本」，兼「涼水以滋其標」。

此頗為符合發熱性疾病導致水、電解質失衡，治療方面需要重視適當補液，調節水、電解質平衡的原則。經「水藥並進」，諸證漸退，病獲痊癒。因此從中可看到古人治病非止針藥，也重視綜合措施。

5　溫熱療法、火燒滅疫

《古今醫案按》《瘟疫》一篇還記載了域外的一個醫事：外紀載哥阿島患疫，有名醫蔔加得，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癒。蓋疫為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焚燼諸邪，邪盡則病癒，有至理焉。又云：時氣一行，以草繩度病人之戶，屈而結之於壁，則一家不染。又《過庭錄》云：趙清獻公好焚香，謂可卻疾，並辟疫。此與舉火義相合。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

《古今醫案按》所值的《外紀》是指外國的紀事書籍，其具體書名已不可考。

此段所述指大約在兩千四百多年前，愛琴海的利姆諾斯島流行過一場大瘟疫，並蔓延至希臘雅典。這場瘟疫將一座雅典城摧毀。這場災難被當時的一位名叫修昔底德的倖存者記錄下來。而這個紀錄即成為人類遭遇瘟疫的編年史的開始。

所說的名醫是希臘北邊馬其頓王國的禦醫，這位禦醫就是被西方尊為「醫學之父」的古希臘著名醫生希波克拉底。他發現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鐵匠不患病，由此設想，或許火可以防疫，於是在全城各處燃起火堆來撲滅瘟疫。最後用大火拯救了雅典。

《過庭錄》是范仲淹玄孫範公偁編寫的筆記小說。其中所記趙清獻乃北宋人，其為官清廉，有「鐵面禦史」之稱。趙清獻有個習慣就是「好焚香」，並認為焚香可辟疫。俞震認為此與火燒哥阿島滅疫異曲同工。

6　特殊藥物、配伍應用

古代醫家治療熱性病，所用藥物十分廣泛，《古今醫案按》所載藥物，大多藥物仍是目前常用藥物，還涉及了一些現在幾乎絕跡的中藥，如人中黃、金汁、人中白等。

人中黃。為甘草末置竹筒內，於人糞坑中浸漬一定時間後的製成品。具有清熱涼血，瀉火解毒之功效。常用於天行熱病，溫病發斑，大熱煩渴，痘瘡血熱，丹毒，瘡瘍。《卷二·溫熱病》記載人中黃的應用：「又治鄭墨林室，素有便紅，懷妊七月，正肺氣養胎時，而患冬溫。咳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脈較平時反覺小弱而數。此熱傷手太陰血分也。與黃連阿膠湯二劑，血止後，去黃連，加蕨�special、桔梗、人中黃，四劑而安」。

金汁，將收集來的糞便，加上井水或地下泉埋入地下至少一年以上而成。主治：天行熱疾中毒。《卷二·溫熱病》記載了金汁的應用：「溫熱病之三陰證多死，不比傷寒。蓋冬不藏精者，東垣所謂腎水內竭，孰為滋養也。惟大劑養陰，佐以清熱，或可救之。養陰如二地、二冬、阿膠、丹皮、元參、人乳、蔗漿、梨汁，清熱如三黃、石膏、犀角、大青、知母、蘆根、茅根、金汁、雪水、西瓜、銀花露、絲瓜汁，隨其對證者選用」。

人中白：又稱：尿白堿。為人尿自然沉結的固體物。清熱解毒，祛瘀止血。《卷五·七情·怒》記載人中白的應用：「丹溪治一婦人，年十九歲，氣實，多怒不發，忽一日大發叫而欲厥。蓋痰閉於上，火起於下，上沖故也。與香附末五錢，甘草三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煎，又與青黛、人中白、香附末為丸，稍愈，後大吐乃安。複以導痰湯加薑炒黃連、香附、生薑，下當歸龍薈丸」。等等。因此，本書也可視為瞭解古人具體使用方藥的百科全書。

當然，一些藥在古代是常用藥，但現在罕用或不用，有其歷史和現實原因，古人用藥廣闊的思路值得借鑒。

結語

《古今醫案按》通過對生動鮮活的眾多病案實例進行選載並予畫龍點睛之按語，一展歷代醫家豐富多彩的診療經驗與各具特色的學術思想，是繼明代江瓘《名醫類案》與清代魏之琇《續名醫類案》之後的又一部醫案類巨著。寓按於案的寫作體例是本書獨具一格的學術特色，無疑為後學精心研讀與準確運用醫案樹立了典範。該書也記錄不少溫病及瘟疫的案例，對其進行學習與借鑒，對提高中醫學術素養無疑是有很大的幫助。

古代瘟疫時有發生，一旦發生在古代往往後果十分嚴重，且無特別好的辦法。事實上，即使在高度文明的今天，疫病發生後如果政府應對不力也仍然成為文明社會的大災難，如新冠病毒病發生後，某國某人淡化疫情，結果導致該國數以千萬人的染病，數十萬人死亡的慘劇。

古人認為瘟疫的發生與戰爭、大災等有關。古人強調扶正祛邪的方法抗疫。在遙遠的古代已經探索了各種防疫措施，如「雄黃塞鼻，或吃蒜頭燒酒，或於發中簪霹靂木」，在清代俞震已經作了「有驗有不驗」的評論。然而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也仍有人提出的服用消毒水治療新冠病毒病。而最有意思的是外紀所載「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癒」。此法雖野蠻，但在久遠的古代似為無奈之舉。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SCM All Rights Reserved

對於瘟疫、熱病的治療，《古今醫案按》編錄了不少醫案，其常見的治法有補益脾胃、扶正祛邪，芳香避邪、逐穢辟疫，清熱解毒、通腑泄熱，甘溫壯水、補液療法等，這在現今也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最值得稱道的是，書中記錄了李東垣在治療具體傳染病時擬就的普濟消毒飲對今極有參考價值，其價值不僅在於普濟消毒飲仍被廣泛應用，更大意義在於這讓我們理解到許多流傳至今的療效卓著的經典名方大多數是古代醫家在臨證時擬就的具體處方，又在此後臨證中不斷完善，絕非在書齋裏閉門造車而成，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任何文獻學習都要由於具體的臨床實際密切聯繫。

參考文獻：

[1] 徐大基.《古今醫案按》及其學術思想初探. 香港中醫雜誌2018年第三期：33-39

[2] 清余震纂輯，徐大基點評. 古今醫案按. 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20年6月第1版

（編委：張學斌審校2021.01.09）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